

南浔：大地有名不难寻

寻秋

陈波

南方的秋在城市中是找不到的，因为秋和夏差不多了，感觉不到秋意浓浓，天还是热的，花还是开得艳的，只是偶尔飘过的桂花，才感知，秋的到来，所以南方的秋是要我耐心细致地去找，它躲藏得极深，没有真心真意是不能品到它的细腻和多愁善感的。

一方土地一方秋，一方情感一方味，秋其实是深藏在我内心的，与我的生命、血脉都是相通的，秋其实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情结，对自己身处的土地最深最浓的情感。

中秋时节，我又无端地念起秋来。真想回乡寻找秋的韵味。

说走就走。碧波荡漾的若耶溪静静地流淌在宛委山麓平原，远山近屋倒映在水中，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水乡宁静的画面，右望宛委山漫山遍野遍布丛树修篁，雪窦岭上座座秃青山头陡立万绿丛中……那里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诱人。

天，下着毛毛雨，秋意朦胧，微冷的风，吹进车窗，雨丝柔柔，大山沉静在一片雨雾中。盘山公路像羊肠小道，弯弯曲曲绕在青山之中。景色秀美的山林，怀抱碧水色清清的鹤湖。鹰飞长空，鱼游湖底。风飘飘，雾蒙蒙。幽静而深邃，恬静而祥和，我不由飘飘然似仙……

这些年，看得最多的是城市中的汽车、高楼，有时还有尖锐的噪音和浑浊的空气。如今，开着车窗，享受着清新的山村气息，这种感觉又像是回到了童年。

一路上车流不多，山村一个接一个从眼前飘过，几乎一样的房子，一样的青山，一样的碧水，只是小溪水的水流大小不同，还有山的转弯处不一样。

会稽山千岩竞秀，草木葱茏，遍山的茶林拾阶而上，绿油油的一片。村口的木桥边有棵大樟树似乎上绿唤着这里的人，呵，我看见几棵香榧树挂满了果实，怪不得这里是著名的香榧之乡。

又有一棵树长满了果实，我不知道小小的果实叫什么？林夫说是野猕猴桃，等到家去拿长长的竹竿去摘果子。

车进入山村5分钟后，停在一个不大的操场上，操场边有一口池塘，想必是农家洗衣服的所在。水干净清冽，池塘边有绿色的藤蔓缠绕。时不时有出门的村民打招呼，看我们手中拎着月饼，说一句，走亲戚来了。

林夫的家在稽东竹田龙头峰，沿着山村的石子路一直在最高处。站在山的顶部往下看清天浮云，秋蝉哀鸣，矮楼杂院，凉荫浓茶，这些秋的味道还是不够浓烈。

我不知道北方的秋是怎样的？更不知道远在黑龙江北大荒的秋是怎样的？是否跟江南的秋不同，那里是否已进入浓浓的，满山的红枫，或者满目的枯黄，或者又是浓浓的落叶？……

房子上种着几株丝瓜，几枚小黄花开在绿叶间，长长的丝瓜挂在中间，瓜藤缠着铁丝搭在二楼的阳台上。那水泥地的边沿裸露着黄泥栽种些葱，长得郁郁。

我站起身，在房前屋后踱来踱去，就是想寻找我心中的秋意。唉，这是一棵枣树，小小的果子已挂满树枝，红的已红，白的半白半红，伸手摘下一颗，扔进嘴里，咬一咬，甜甜的，妹夫转眼已拿来竹竿，和老公爬上高高的柴垛，用竹竿把上面的枝拉过来，摘下一颗颗的果子，小姑拿来脸盆装下这些可爱的小精灵。我呢，挑着新鲜的果子，就往嘴里塞。

吃着秋来，才感知秋天的意境，我们又去了刚才开车路过的村口，冒着毛毛雨，摘了一大袋的野生猕猴桃。村里人看见了，都说城里人不一样，这些东西，他们连看都不要看的，而我们却当宝贝似的。

开饭啦，妹夫的爸爸妈妈端出了农家菜，有自产的花生、土豆、青菜等，这些食物可都是有机食品，老公把一大块红烧肉夹进我的饭碗：“多吃点，这肉很香的，正宗的营养棒。”

吃过了农家菜。我还得去寻秋，啊，找到了，老南瓜！几只金黄色的南瓜躺在屋角处。皱皮一层层，一圈圈的纹，看起来一定很好吃。来，来，装进袋子，带回家做南瓜粥吧。

老公笑我，你这个人怎么啦？像个讨饭佬。我嘴一噘，不理他。

我对秋的感情，是很难说清楚的，只是总觉得是与自己的生命连通的，并连得紧，连得密。生命的颓废、沧桑、哀伤、萧索都在秋季特别的浓，天地之间弥漫着，不单单是秋意了，还有人的情思。我虽然算不上真正的文人，然我于秋的感情，确实不薄。

老南瓜和枣子装进袋子，放在车中后备厢，我们一行五人开始下山。山路弯弯，刚好可以两车交会。车往山下开，随着弯道，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靠近悬崖的一边有护栏围着，不然车技差的真不敢开。

雨停了，满山挂着雨滴的树木郁郁葱葱，远处的山有雾气飘浮，一层层的水气升起。朦胧的青山忽隐忽现。秋，在江南，真的跟夏差不多了，虽偶有几处还能品出些许秋的味道来，但总是不能尽兴，就像好茶的第一道和第三道，要么带着杂色，涩涩难入口，要么早去了香气，淡而无味，难留唇齿间。

入城中，这秋就更难寻了，混杂在人群车流里，即便是最细致的人也闻不到一丝秋的味道。这是让我难以容忍的，秋是不容错过更不容浪费的，怎能任秋落在城中，随着日子消逝而去，而显不出它独特的姿韵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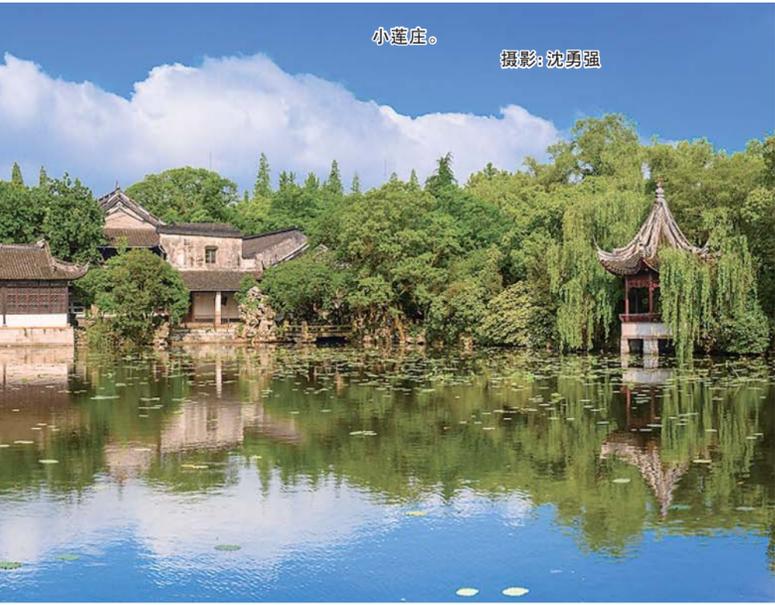
朦胧的秋才是我感情中最深最厚的，这其实是任何一个地方的秋都不能比拟的。

我念着稽东的秋，这几年晚来的秋，我知道它躲在山里，躲在那林中间或在知了的残鸣里，躲在纷飞飘落叶子的叶脉里，躲在香炉峰虚无飘渺的钟声里……

我一定会安心地等待然后去细致地寻找。



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协办



小莲庄。

摄影：沈勇强

精心，选择制丝用水之讲究诸因素密切相关。

“绿榆低映水边门，菱叶莲花数涨痕。碧雪风光夸四月，缦车声递一村村。做丝花落做丝忙，终日南风麦弄黄。村里剪刀声乍断，又看二叶绿墙桑。”读此诗句，一片蚕乡兴旺景象尽收眼底。

庭院深深深几许

近代的“西风东渐”，使南浔的建筑折射出五彩斑斓的“中西合璧”色彩，既有东方传统的遗韵，又有西方新潮的风采。无论是小莲庄的东升阁，还是刘氏佛号红房子；无论是张石铭旧宅，还是张静江故居，都表现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鲜明特点，其精度和密度，在江南古镇中独一无二，其人文内涵和艺术价值不可估量。1936年的中国园林界经典著作《江南园林志》云：“南宋以来，园林之胜，首推四州，即湖、杭、苏、扬，而以湖州、杭州为尤。然湖州园林，实萃于南浔。”

位于古镇西南万古桥西、鸚湖湖畔的小莲庄，又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清代光禄大夫刘镛的私家花园，故又称“刘园”。因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曾在湖州建有莲花庄，刘镛追慕赵氏的文采，也在家园中补植花柳，重栽荷花，将其园命名为“小莲庄”。花园的西部，为昔日刘氏家庙，庙外矗立着两座青石牌坊，一座称“乐善好施”，另一座为“钦旌节孝”。“乐善好施”为刘氏家风，刘镛恒谓人曰：“人以好施目我，夫吾固慎多财之为害，而施之褻也。”“钦旌节孝”坊为旌表刘安澜夫人邱氏所建。当时邱家也是南浔富户，安澜以29岁英年而逝，邱氏恪守妇道，未曾改嫁。

颍园是南浔俗称“八牛”之一清代陈熊的住宅花园，位于皇御河畔，占地11.07亩。它始建于清同治元年（1862），经13年，于光绪元年（1875）落成。皇御河是河名，也是地名，地因河得名。据镇志记载，“御河，在东栅下塘，俗名皇御河，状若沟渠，前后皆活水，虽旱不涸，前通运河，后通东南之水道。”据“老南浔”回忆，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驾船路过此河，故得其名。

其实皇御河的名称由来已无法查考。清道光十六年范锜《浔溪纪事诗》中有一首怀古诗：“钟敲野寺留神马，春到梅林说异蛇，赢得居人长叹息，御河愁照泪痕斜。”诗中包含着三个故事，都与皇御河有关。其中“愁照御河”说的是高宗南渡经南浔时曾驾船过黄泥河，故将黄泥河改名皇御河。皇御河的传奇色彩，无疑也给陈氏颍园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石铭旧宅，又名懿德堂，位于古镇西南前街。因张石铭父亲早逝，母亲持家，尊而顾名。西临古浔溪，坐西朝东，占地5135平方米，建筑面积达6137平方米，有五落四进和中、西式各式楼房244间。是一座中西合璧的明清经典建筑，被称为江南第一巨宅。其门楼上的砖雕，飞檐勾角，以及走道、门屏上的字样图案，工艺精湛，风格高雅，无不透出凝重而又古朴、清新而又悠远的气息。跨过铺满青石板、碎砖片的小路，穿越富有东方韵味的亭台楼阁，走进罗马柱后面铺有彩色瓷地磚的舞厅，你能体会到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中西文化的融合。

定居美国的张贻文，系张石铭重孙女、新中国第一代书画鉴定大师张珩之女。今年5月，她与家人一起第5次来到南浔，并把父母的骨灰安葬在了南浔。她说：“父母的根在南浔，我要了却他们的心愿，让他们永远长眠于故乡的大地上。”

鸚湖湖畔的儿童公园，原为适园，系张石铭于1907年所筑，后毁于日军战火。目前仅剩张石铭为其母所建的汉白玉长生石塔及一方荷池。适园取意，所谓“季鹰适志”。季鹰即吴郡张翰，西晋人。当时，齐王征召，他无意出世，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贯通南浔东西的商业大街适园路以及适园新村均得名于此。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静江故居，由张静江祖父张頌贤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而建。故居保持清代传统三进五间式古建筑风格，一进有一厅五室，每进之间各有天井，每进一堂便递高一级，俗称步步高升。屋内雕刻精细，崇尚一种古朴、自然美，整幢故居显露一种豪华、古朴、幽深的遗风，可谓南浔一绝。

张静江故居不远处的百间楼被誉为南浔的封面。百间楼河南起东吊桥，北至栅桩桥。百间

楼沿河蜿蜒而建，长约400米，相传为明代万历年（1573—1620）礼部尚书、南浔人董份之女眷家仆所建。当时董份第五个孙子和花林（属南浔区练市镇）的白华楼明代散文家、嘉靖进士茅坤孙女结成姻亲。正要准备迎亲，茅家却嫌董家的房子不够宽敞，媒人来到董家说，茅家孙女有一百个陪嫁婢女，你家住不下的。董家说，不妨，我马上造一百间楼房，每名婢女住一间楼房。因婢女居屋，故东、西朝向。此时，茅家还嫌董家房门低，又派媒人来说，茅家的嫁妆里有一对又高又大的衣橱，恐怕你董家大墙门大小，衣橱拿不进去。董家说，也无妨，我造一幢高大楼房是六扇大墙门。于是因两岸傍河建楼百间，又架木板连接两岸故称为“百间楼”。百间楼的建筑既保持明代建筑风格，又具有清代建筑遗韵。嘉庆年间张镇曾有赞美百间楼的诗句（张镇《浔溪渔唱》）：“百间楼上倚婵娟，百间楼下水清涟；每到斜阳村色晚，板桥东泊卖花船。”描绘出一幅形象生动如诗如画的秀丽景色和水乡风光。

如果说南浔是江南的封面，那么百间楼就是南浔的封面。今年70岁的沈嘉允先生，是本土有名的文史研究者，从小就在百间楼长大，对百间楼有着特殊的感情，自称“百间楼人”。

百间楼东面的洗粉兜更具有传奇色彩。传说范蠡大夫带西施等人渡钱塘江口路过南浔，投宿在百间楼东面的小村里，想着明天要进入吴国官里，从此无言面对父老乡亲，想到这时决心以一个村姑面目从容死去，便来到河边，双手捧起河水洗掉脸上的脂粉，把头上的插梳卸下抛了一地。此时正好侍女醒来不见西施，就告诉了范大夫。他们慌忙寻到河边，见西施正在悲哭。在范蠡的劝说下，西施终于放弃了去死的念头。后来人们知道了西施的故事，就把这个地方取名为洗粉兜，沿传至今。

钦若嘉业书香远

在常人看来，书香与铜臭是对立的。但腰缠万贯的南浔商人却对书籍情有独钟，所谓“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继”是很写实的，这样的地方，出一个藏书家当在情理之中。

“得诸社会，还诸社会。”鼎盛时期的南浔金银如山，书声如涛。书香溢城的南浔出了许多藏书家，也建了不少藏书楼。刘桐的“眠琴山馆”、蒋汝藻的“密韵楼”、张均衡的“六宜阁”等都曾名噪一时。只可惜它们已被岁月的风雨摧残殆尽，只留下一些意味深长的历史疑问，但书香却绵延不绝！

“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副位于“民国奇人”、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故居里的抱柱联，是同治、光绪二位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所题。

古镇的北边，张静江轰轰烈烈地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古镇的南边，刘承干安安静静地在水中央买书、读书、写书、校书、藏书，这就是四水环绕的嘉业堂藏书楼。

中外闻名的嘉业堂藏书楼，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人刘承干是中国近代史上私家藏书最多，花费精力、金钱最多的一个。1920年，为藏书计，刘承干“靡金二十万，拓地二十亩”，在南栅鸚湖湾畔构筑藏书楼，1924年落成，溥仪题赐“钦若嘉业”九龙金匾，嘉业堂以此而得名。纵贯南浔南北的商业大街嘉业路也由此就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谚。从宋代朱楠的《厚德遗言》始，历元、明、清诸朝，数点南浔文人的著述，莘莘然一支绵延不绝的文化大军从历史的深处逶迤而来，那数以万卷的作品琳琅满目，俨然已汇成思想和文化的洪流！

古镇与水乡在这里交融，自然与人文在这里交汇，历史与未来在这里交融。

“南浔，难寻！”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魏小安将其归结为南浔拥有的唯一性——一个兼具深厚底蕴和生活着的古镇，在江南乃至国内已经难寻。

南浔，一座史韵悠远的江南古镇，一处崇文重教的文化之邦，一片蓬勃奋发的活力热土，历经近800年的风雨积淀，以它独有的底蕴与气度，洗尽铅华，熠熠生辉……

地以人名，人以地闻。古镇与水乡在这里交融，自然与人文在这里交汇，历史与未来在这里交响。

南浔，难寻！

山贤

粉墙黛瓦，小桥流水，青石小弄，木栅花窗，廊棚傍溪，人家枕河，一幅幅江南水乡的经典画面，在阳光抑或灯光下被演绎得清丽而雅致。踏着南浔那平整光滑的青石板路，几乎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此时河水般流逝的岁月和梦里的记忆被真实地唤醒……

运河两岸是故乡

上善若水。水是江南水乡的命脉，也是南浔古镇之魂。南浔因水得名，因水而居，因水而兴，自然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里有水晶晶的水，水晶晶的太空，水晶晶的日月，水晶晶的星辰，水晶晶的朝云，水晶晶的暮雨……”著名作家徐迟先生用了66个“水晶晶”来描写他的家乡——南浔。

“一条运河千里长，运河两岸是故乡。杨柳桥头依古塔，千村万落耕织忙……”浩浩荡荡的大运河，穿过南浔全境，在其恢宏浩瀚的千里长卷里，南浔书写着一段拙朴华美、瑰玮奇绝的传奇。

2014年6月22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敲下木槌，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南浔段荣膺世界文化遗产。南浔段具体包括“一点一段”，一点指南浔镇历史文化街区，即南浔古镇；一段指南浔运河南浔段，即岷塘故道。南浔因此成为中国首个整体列入世界遗产的江南古镇和运河重镇。

开凿于西晋太康年间的岷塘，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是历史上江南运河的“西线”，系大运河的重要支线。时吴兴太守殷康筑堤岸，“障西来诸水之横流，导往来之通道，旁溉田千顷。”岷塘自湖州东门迎春桥经南浔至江苏平望鸳鸯湖，全长60多公里，南浔区境内约22.16公里，是江南重要的交通航道、漕运通道和水利设施。岷塘最早因此地多芦荻，故称“荻塘”，又名“吴兴塘”“东塘”。唐贞元年间，湖州刺史于岷动员工民大规模修筑，人民怀念其德，把“荻”字改为“岷”字（两字同音）。此后历朝历代，岷塘经过多次重修、增修，一直保持着通航功能。

700多年前，元代著名诗人戴表元乘船从湖州到南浔，被岷塘古运河如诗如画的风光所陶醉，于是他诗兴大发，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东离湖州泊南浔》：“张帆出东郭，沽酒向南浔。画屋芦花净，红桥柳树深。鱼腥寒满港，橘市书成林。吾道真迂阔，浮家尚越吟。”明代韩奕《湖州道中》诗云：“百里溪流见底清，荇花荷叶雨新晴。南浔贾客舟中市，西塞人家水上耕。岸转青山红树近，湖摇碧浪白鸥明。棹歌谁唱弯湾月，仿佛吴侬子夜声。”这些诗歌都是对当时岷塘古运河的生动写照。昔日的“荻塘帆影”为吴兴（湖州）十景之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影片《大李、小李和老李》曾在此拍摄外景。如今，岷塘依然是南浔通往湖州、上海的黄金水道，被誉为“东方小菜茵河”。

回首向来踏行处

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南浔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耕种、渔猎、生息、繁衍。据镇南马腰洪城村新石器时代的“洪城遗址”考证，该遗址是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奴隶主洪氏的土城遗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属于马家浜文化。吴、越两国之争时，南浔镇成了兵家眼中的“门